

渗透在天水伏羲庙纸人灸病习俗中的巫术观念

王三北 杜 婷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巫术信仰是中国民俗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巫术文化与民俗文化密不可分。可以说巫术借助民俗广为扩大,而民俗因为有了巫术的影响,其观念更加深化和巩固。天水伏羲庙伏羲祭祀活动中的纸人灸病习俗中所使用的神树、纸人、蘸上鲜血的护身物等,无不折射出巫术的观点,是巫术的三种基本原则综合渗透的表现。然而透过表象的巫术这层面纱,看到的却是古老民俗和当今所提倡的主流思潮的契合——生物协同观、心理疗法以及早期的医药观念。

关键词 :天水伏羲庙;灸病习俗;巫术;民俗

中图分类号 :K8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06)02-0137-05

The Witchcraft Idea Reflected in the Moxibustion Custom of Fuxi Sacrifices in the Tianshui Fuxi Temple

WANG San-bei DU Ting

Abstract : Witchcraft faith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China's folk - custom , the witchcraft culture of China is closely related to folk - custom culture. We can say witchcraft is expanded far and wide through the folk - custom , and because folk - custom has influence of witchcraft, its idea is deepened and consolidated further. In Tianshui Fuxi Temple, the god tree, people patten's paper - cut and talisman which is dipped by blood are used in the Moxibustion custom of Fuxi sacrifices, and they reflect the view of witchcraft, they are also the behavior of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of three kinds of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witchcraft. But under the veil of witchcraft, old folk - custom are agreed with major ideological trend that nowadays recommends - Idea that life - form get along harmonious, psychotherapy and early medical idea.

Key words :Tianshui Fuxi temple; moxibustion custom; witchcraft; folk - custom

在中国尤其是在汉族中,大凡是民间习俗都含有一定成分的信仰,其中巫术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种观点得到了民俗学界的普遍认同。可以说,巫术与中国民俗密不可分,它不仅影响某些民俗的形成,而且直接成为这些民俗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巫术借助民俗广为扩展,民俗也因具有巫术成分而得到更广泛、更持久地传承,在民间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探讨有关民俗问题便不可轻视它与巫术的历史联系。

一、伏羲庙纸人灸病习俗

伏羲氏是我国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在我国

远古时代的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传说中的英雄,如盘古氏、有巢氏、燧人氏、女娲氏、神农氏等,他们都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而伏羲氏是渔猎阶段的代表。^①伏羲在传说中还是三皇之一。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云:“按三皇的名字,宋均、谯周虽有燧人、伏羲的主张,《白虎通义》又有伏羲、神农、祝融的记载,可是郑玄注《尚书中候敕省图》引《春秋运斗枢》、《文选》,班固《东都赋》注引《春秋元命苞》皆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②《风俗通义·三皇》曰:“三皇,《礼号谥记》说伏羲、祝融、神农。《含文嘉》记宓戏(伏羲之名,在不同的古籍中,用字不一,如庖牺、宓牺、伏牺等,主要原因是伏羲时代

收稿日期 2005-11-15

作者简介:王三北(1950-),男,河南尉氏人,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隋唐史和文化史研究。

杜婷(1981-),女,甘肃天水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西北文化与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没有文字,以音相传,后来就出现了同音异体字。^③燧人、神农。”司马贞作《史记索隐》补撰《三皇本纪》,谓三皇乃伏羲、女娲、神农。可见,虽然何谓三皇,说法不一,但伏羲列为三皇的地位多无动摇,且多居三皇之首位。伏羲之所以有如此辉煌的地位是因为他有着非常的业绩。唐司马贞作补《史记》之《三皇本纪》,比较完整的勾划了伏羲事迹、功绩: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以龙瑞,以龙记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以此为基础,再参阅其它古籍,可得出如下结论:伏羲生于成纪(今甘肃天水境内),因德而王,建都陈(今河南淮阳)。始画八卦,发明渔猎工具,规范嫁娶礼仪,制作琴瑟,被誉为“人文始祖”。因此人们对伏羲钦崇有加,历代奉祀。天水作为伏羲文化的摇篮,也就成了人们参谒朝拜伏羲的圣地。自古及今,凡来天水者,不论文人墨客还是普通民众,都要在天水伏羲庙祭祀游历一番。

天水是伏羲氏的诞生地和伏羲文化的发祥地,保存着全国规模最大的祭祀伏羲的明代建筑群——伏羲庙和伏羲画八卦的遗址卦台山,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祭祖的圣地。对伏羲的祭祀起自秦人。^④元代,诏令全国通祀三皇,秦州作为羲皇故里,卦台山伏羲庙成为有名的祭祀地。明代,朝廷在秦州专立伏羲庙,礼部特别制作标准祭文,由地方官负责祭祀,一年两度,礼乐齐备,规格非常之高,秦州由是成为全国性的伏羲祭祀中心。清代以后,祭礼有所简略,但遗俗从未断绝,并作为一种民俗文化深深沉淀于天水民众的生活之中。

在每年农历正月十六的伏羲祭祀活动中,群众参与最多的就是纸人灸病的习俗了。农历正月十六相传为伏羲生日。每年的这一天,天水市民众会自发集会祭奠“人宗爷”(天水人习惯将伏羲称“人宗爷”),乞求幸福安康,新年好运气。伏羲庙内,古柏森森,庄严肃穆。庙内的古柏按天干地支六十甲子排列循环,每年推选其中一株在庙内值班,据说这棵大柏树就成了伏羲旨意的直接体现者,被称为“喜神树”。要找出哪株是喜神树就是看哪棵柏树落

下的树叶最多。也有人说喜神树会发出雷鸣一般的声音。庙会时神树上会悬挂红灯作为标志,以供祀奉。人们在拜祭伏羲敬奉香火后,会走到神树前,粘贴纸人,点香火灸病。带病者为自己灸,不带病者可以为亲友灸,哪个部位伤病,即可灸对应的纸人的部位。纸人以红纸为原料,剪成人的形状,男人光头,女人是两只小辫子,大小均可。灸是仿中医上的针灸而为,讲究的是用艾草贴自己的伤病处与纸人相关的部位,用香火点焚,图方便的可以直接用点燃的香头戳。人们还用随身携带的物品蘸取祭品的鲜血,认为可以护身。从十五日晚到十六日白天,最多时要进来三万人左右,于是就在每棵树都贴,庙会结束时,棵棵古柏的树干上总会粘贴上无数小纸人,非常壮观。这种习俗代代相传,年盛一年。

可见,在这种祭祀灸病的活动中,人们已经把纸人和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联系起来。人们相信这种祭祀行为能对人产生影响,能使人达到拥有健康、幸福的目的。

二、渗透在纸人灸病习俗中的巫术观念

巫术是企图借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人事施加影响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这是最古老、最普遍的信仰。巫术产生于原始社会,那时因为生产力极低,人们无力战胜大自然,就相信大自然具有魔术性和魔力。它相信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着人们看不见的种种联系和影响;相信外界(包括人死后的冥界)有种种可能对人们发生影响;相信人反过来也可以对这些外界发生影响,就是人本身,人与人之间也可能发生某种看不见的影响。这便是一种巫术的信念。在这种信念的基础上,原始人十分确信,只要采取相应的方法和手段,就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或循着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去影响外界和他人,影响与人发生着种种不可见的联系和作用的一切事物。于是巫术与巫术行为便发生了。相信这种手段之功能的观念就叫做巫术观念。

对中国的巫术而言,除了巫师的活动外,就是群众巫术,它自始至终存在于民间习俗中,人们在生活中往往以某些巫术原理、巫术观念和手段来处理问题。高国藩在《中国民俗探微——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提出: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中国古代的巫术,通常是依据下述三种原则来实行的,而天水伏羲庙纸人灸病习俗中的巫术观点正是与这三种巫术原则有关:

第一种原则为感应律,即施术给这一种东西,而同样的另一种东西就感受到有魔力。这种原则的巫术又分为两个支脉之形态:一种是人体分出去的各部分,仍然能够继续得到相互的感应,这种叫做“顺势巫术”。如头发、指甲、眼睫毛等等,虽然离开了人体,但是依然与人体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有人施巫术于头发、指甲、眼睫毛等,就能够影响于人体。另一种是凡曾经接触过的两种东西,以后即使是分开了,也能够互相感应,这种叫做接触巫术。比如一个人的衣物或东西,这些衣物或东西也能与人体互相感应,其人就必然受其影响。如婴儿的胞衣或脐带,在许多民族中被认为与婴儿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因而对这种牵连生命之物,处理便特别慎重。有的盛于坛中深埋地下,有的为父母精心收藏。这种脐带或胞衣,如果常年不腐且安全存在,人的生命便会健康无虞。有时患了疾病,如昏厥、不省人事,巫师便要卜一卜是否是胞衣被盗或被虫咬水泡等等。这种感应律在医学领域中,最值得注意的“成功用例”是人痘接种法的发明。这种方法是将患天花病愈者的疮痂,转移到未患此病的人身上,以实现“引胎毒外出”的目的。人痘接种法的发明,是免疫治疗法的重大成就,在世界医学史上占有重大地位,并对 18 世纪英国医生贞纳发现牛痘接种法有极重要的启发作用。于是一种没有任何病毒学、免疫学理论作基础的免疫方法就这样产生了,成为造福人类的一大发明。

在水伏羲庙的祭祀活动中,人们把柏树作为伏羲旨意的直接体现者,将其神化崇拜,既是自然崇拜的体现,又反映了巫术的这种感应原则。民俗中早就有对植物的崇拜,其中也包括对树的神化崇拜。满族人就把神树称为“通天桥”,“认为树很高,所以天神只要稍微弯弯腰便知道了。”^⑤更重要的是,古代的医术可以说是源于巫术。古代巫职有五:祝史、预卜、医、占梦、舞雩,医为巫职之一。此外,古之医()字,下从巫,这也佐证了医源于巫。《古史考》称“伏羲氏作卦始有巫”,因此到元代以后,把伏羲、神农、黄帝作为药皇祭祀。神农尝百草,著“本草”,称为药医之祖,黄帝有“内经”、“素问”,被尊为“医术之祖”;而伏羲画八卦、兴卜巫,被奉为“巫医之祖”。因此,人们确信祭祀伏羲可以“帮助”他们消痛祛病。正是因为相信树可以“通天”,再加上特殊的生长地点的原因,庙内的柏树便自然可以与伏羲产生某种连接。灸病的人们祀奉柏树,在其上粘贴

纸人灸病,就等同于直接祈求伏羲治病、庇佑、赐福。此时,在祭祀的人们眼里,树木是活的、有灵性的,并拥有超人的神力。可见,这种以树为祭祀主体的灸病行为正是巫术的感应律的具体体现。

第二种原则为象征律,也叫“模仿巫术”。它一般来说分为两种形态:第一种是同类相生死,如仿照某人形状做木偶,此木偶便于某人同类,置木偶于死地,也象征着某人已亡。在我国各民族中,采取这种相似联想进而模拟的巫术活动也很多。西南彝族咒人时用一草人代替,用刀把草人剁碎,便认为是把敌人砍碎。在东北地区,有埋泥人的咒人的做法,做泥人埋入地中,或进行捶打,意味着被咒的对方死掉或身染重病。还有的做木人,以钢针刺木人的眼睛或心,以使仇方失明或心痛而死。第二种是同类相治法。相类似的假事物,能制止真的事物,如利用刀具等凶物可以辟除邪怪。同时这也是最早巫术医学产生的原则,即吃动物的某一部分器官,就能补救人的某一部分器官(生物化学证明其化学构成确相似)。古印度人治疗黄疸病,就是把黄疸病通过巫术转移到黄色的牲畜身上,取颜色的相似来治疗疾病的。各种“禁忌”,多是由这种相似律产生。如在中国北方,孕妇不能吃兔子肉,因为如果吃了兔子肉,将来生下的孩子便可能有兔子一样的三瓣嘴。在水上行船,吃鱼时要从鱼的上面一直吃到鱼的下面,不能吃了半边再翻过来吃那半边,否则船也会像鱼一样翻了的。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在伏羲庙祭祀活动中,人们那种根据纸人的形状取象形意义而灸之的行为,也正是渗透了这种模仿巫术观念的体现。祭祀的人们用红纸剪成人形,男人光头,女人两只小辫,因为形状与人相似,此纸人便与人同类,灸烧纸人,便相信其人也能得到救治。这就是把相似看成了同一,由此联想建立起来的渗透了模仿巫术观念的纸人灸病习俗。

第三种原则为反物律。即巫术中使用的物品对巫师欲反对的对象具有反感的性质,这种物品能用较高的魔法力来管制较低的魔力,人们带的护身物、护身符、辟邪物、厌胜等都是其表现。这种巫术,一般也称为反抗巫术。例如桃符、桃木等作为驱鬼辟邪的神物,早在《淮南子·说山训》中就有相关的记载:“羿死于桃”。许慎注:“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羿是我们熟知的射日英雄。在《羿射九日》的神话里,他不避艰险,一举射落九个毒日,从而戴着神圣的光环走进半人

半神的“英雄谱”中。然而他却死于桃杖之下。由此可见，桃木有着怎样的威力！神且如此，阴间下的芸芸众生，自然就更不在话下了。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立桃人以驱鬼辟邪的习俗。^⑥宋代则有桃符之制：以长二三尺、宽四五寸的薄木板制成，上画狻猊、白泽两个镇鬼神像，下书左神荼、右郁垒，或写春词。其用途如《荆楚岁时记》所说：“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桃符之制，与道教符篆术有关。“符”本是汉代帝王下达旨令的凭证，以竹制成，长六寸，分而相合，有至高无上的权威。道教方术之士认为，天神也有符，或为图，或为篆文，在天空以云彩显现出来，方士录之，遂成神符。它能“医疗众病，鞭笞百鬼。”^⑦因而，桃符的习俗，不仅有原始信仰的历史积淀，而且还有道教方术的有力渗透。二者的杂糅，使桃符习俗的内蕴变得更为丰富多彩，影响更为广泛深远。近代江汉流域一带，常以桃制成神棍，用于傩舞之中。在江汉一带的烹饪习俗中，也有桃的妙用。人们婚丧嫁娶，碰到饭菜蒸不熟，以为是邪气所致，于是就用桃杖把蒸笼、灶台上下敲打一番。据说，这样就不会有半生不熟的饭菜了。

在天水伏羲庙的祭祀活动中，人们除了灸病祈福，还用随身携带的物品粘祭品的鲜血。因为人们相信携带粘有祭祀品鲜血的物品，可以护身，这既反映了血崇拜，同时也是受反物律的影响。原始先民认为血有魔法作用。这种魔术性可以使自然界屈从人的意志，可以抵御任何外界力量的攻击和侵害。基诺族在盖新房时，要先在旧房楼梯斩杀一头猪，用猪血滴在每个梯阶上，然后，由宗姓中年龄最大的女婿在竖柱后，敲杀一只狗，以狗血涂家族长家的柱子，再依次涂其它各柱。这是运用血的魔法作用以禳灾祛邪的一个实例。此外，祭祀的人们相信祭祀后的物品会产生较高的魔法力，可以管制较低的魔法力，那么随身携带这种粘有祭品鲜血的物品自然就可以护身辟邪。这和人们去庙中求信物、护身符等是同质的。

可见，天水伏羲庙的这种纸人灸病习俗正是以上三种巫术原则的具体体现，渗透在其中的巫术观念也正是其反映。

三、迷信面纱下的当今主流思想

伏羲庙纸人灸病习俗并不能简单的看作是迷信活动，在其迷信的面纱下，是古老民俗和当今所提倡的主流思潮的契合。

首先，将树神化崇拜，这并不是偶然的。在中国古老民俗中，树一直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民俗中重视风水，而风水又与树有着密切的联系，树是民俗中判断风水好坏的重要标志之一。树有藏风聚气之功，一个地方树长得好，说明这里土质好，水量充足，阳光充沛，那么风水就好。此外，树也可以预测祥瑞吉凶。《三国志·蜀书》称刘备舍东南有桑树高五丈余“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或谓当出贵人。先主少时，与宗中诸小儿与树下戏，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大树预示着刘备将为人才。在中国很多民俗活动中，也多将树神化。例如我国云南红河南岸的哈尼族，有一种较为原始的祭祀活动，称为“祭龙”。这种祭龙，对象不是龙，而是树。即祭祀对象是被视为村寨守护神的神树。为了求得村寨的平安和每个家庭的幸福，全寨每年都要举行十分隆重的祭祀仪式。在我国，还有不少民族也信奉神树。在这些祭祀活动中，人们将树神化崇拜，虽以迷信的形式出现，但却和后现代主义深生态学的观念有异曲同工的作用。深生态学是西方众多环境伦理学思潮中最令人瞩目的新思想，它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最具革命性和挑战性的生态哲学。这种生态哲学关注的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溯到一种价值观上，那就是人的自我利益与大自然中的所有物种、生命共同体、生态系统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人类首先共同体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生物圈”或“生态系统”，这是人类价值观念上的重要进步，是人类面对生态环境恶化挑战的重要“生存智慧”。后现代主义的深生态学的专家们认为，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只有承认自然物、其它生命物种的内在价值，才有利于人类尊重生命，善待大自然，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在灸病习俗中，人们将树神化，用与祈福、祈寿、治病，其表面上是迷信，但深究，是对人是自然界的主宰的价值观的颠覆，具有谋求一种与生物共生互助的深生态学价值观的雏形。树佑人，人佑树，人树互佑，才能共生同存，维护生态平衡。可见在古老民俗中早已注意到这种“生物协同作用”，后现代主义的深生态学的观点在古老的民俗中找到根基，古老的民俗迷信的面纱也借后现代的理论得以消解，两者合成一个崭新的合理的现代环境价值理念与民俗习惯，对保护好我们生存的家园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此外，人们相信灸烧纸人就可以治病，通过虔诚的祈祷，神力会帮助他们战胜病魔。这在本质上

来说是一种古老的巫术医疗活动。在科学文化不发达的旧时代,人民普遍认为人得病的原因不是内部生理失调,而是有鬼怪作祟或邪魔入侵。因此人们遇病只能赴庙宇烧香拜佛求神药,或请巫师降魔施法术,由于它的不科学及含有鬼神观念、愚昧成分,贻误病情,甚至造成死亡的事,也每有发生。然而在缺医少药的社会中,却体现了人们与疾病做斗争的各种积极愿望,有的也获得一定的功效。同时,这也体现了现代医学中心理治疗疾病的先进思想——强调精神对健康的影响。在现代医学治疗中,医生通常会隐瞒严重病人的病情,就是为防止心理压力过大或丧失信心造成的病情恶化。在医疗史上,也出现过多起顽强与病魔斗争战胜疾病的实例。可见,心理疗法对抑制病情恢复健康有重要的作用。祭祀后的人们坚信自己的疾病很快就会消除,这在病人的心理上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助于减轻压力,恢复生机,抑制病情。这种虔诚不自觉的与当今的先进疗法契合,可以说是一种蒙昧中的智慧。

此外,在这种灸病习俗中,也反映出了原始先民与疾病作斗争的医疗实践,是巫术与医疗结合的表现形式。在灸病时,主要是使用艾草。艾草是一种中药材,本身具有药用价值。对它的广泛使用可以看出原始先民已经认识到它可以用来治疗一些疾病,是人类在生产生活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产生的药物医疗活动的一种体现。在古代,巫术和医疗是密不可分的,求药和求巫都统一于医疗活动之中,药物心理和巫术心理取得了自然的结合。巫药结合,药巫互用,信药之中有信巫之成分,信巫之中亦有求药之要求。此外,在这种灸病习俗中的“灸”是仿中医的针灸而为之,也反映了传统的针灸治疗方法。可见,从原始时期起,人们就在经受各种疾病的苦恼中寻求各种医病的方法,人们一方面把疾病的来源认作是瘟疫、病魔的缠扰,是它们造成的疾病;另一方面也寻求各种方法,进行医疗实践。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这种巫术心理和行为的愚昧性则越来越显露出来,甚至成为迷信的根源。巫术,究其本质,它是人类企图对环境或外界作可能的控制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的实际功效是不可验证的,其效力主要是心理信仰上的,具有心理上的排解作用,而非实际体验上的。而医学的发展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认识、总结、提高、完善,吸取了精华,去除糟粕,完全是建立在实践经验之上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它经受住了社会发展的

考验,为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了较大贡献。

总之,巫术信仰是中国民俗中由来已久的习俗现象。巫术不仅影响到许多重要民俗之形成,而且直接成为一些民俗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在中国民俗的整体中,巫术信仰是心理民俗中的一个项,如果包括其各种巫术仪式,则在行为民俗中也有它的地位。而天水伏羲庙的灸病习俗不仅渗透了许多巫术观念,更重要的是它还同时反映了一些当今的社会主流思想。如果我们滤去迷信的成分,这就意味着一个新方式的潜在价值,预示着对一种“神话”进行重要的修正,同时建立一个有关世界和人类的位置的概念。一些现代的观点在古老的民俗中找到根基,古老民俗的迷信面纱也借现代的理论得以消解,两者合成一个崭新的合理的现代价值理念和民俗习惯,对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结构和心态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注释:

- ①谢端琚. 从考古窥探伏羲时代的历史背景[A]. 伏羲文化论丛[C] (2003).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4. 11.
- ②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 (增订本). 文物出版社, 1985. 237.
- ③刘文英. 伏羲传说的原始背景和文化内涵[A]. 伏羲文化[C].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4. 17.
- ④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M] (第一卷). 三联书店, 1982. 79.
- ⑤黄任远. 原始宗教研究[M].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66.
- ⑥(汉)王充. 论衡·订鬼[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217.
- ⑦后汉书·费长房传[M]. 长城出版社, 1999. 554.

参考文献:

- ①张津梁. 大哉羲皇——中华龙源与伏羲文化[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0.
- ②高国藩. 中国民俗探微——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M]. 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 1990.
- ③霍想有. 伏羲文化[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4.
- ④臧振. 蒙昧中的智慧——中国巫术[M].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4.

[责任编辑 先 巴]

[责任校对 陈亚艳]